良心茶遊記

陳納德的多面觀

●良　心

1956年陳納德健康狀況惡化，離開台灣返回美國療養，後被確診為肺癌，動了手術。從1958年2月起病情開始惡化，肺癌廣泛轉移，陳香梅日夜守護，悉心照料。在陳納德生命的最後時刻，蔣介石派夫人宋美齡代表他專程赴美前往醫院探視。蔣介石在陳納德臨終前還贈他象牙煙盒作紀念。7月27日凌晨，陳納德在新奧爾良奧克斯納基金會醫院逝世，享年67歲。7月31日，美國國防部在阿靈頓國家公墓為陳納德舉行國葬。按照蔣介石的要求，陳納德墓碑背面刻有中文「陳納德將軍之墓」，這是阿靈頓公墓中唯一一處鐫刻有中文的墓碑。

陳納德在美國的形象是複雜且多維的，他是一個帶有悲劇色彩的「逆襲者」和充滿爭議的「戰術天才」。官方與軍方視他為功勳卓著的忠誠將領，肯定其軍事才華。美國主流學術觀點也認為，他作為優秀軍人，忠實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其獨創的雙機編隊戰術至今仍被各國空軍沿用，提出的防空理念也成為美國空軍建設的理論來源之一。在陳納德去世前的1957年8月1日，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空軍50年金慶大會上，陳納德被列為美國十大空軍領袖。在陳納德生命即走到盡頭的1958年7月18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和美國國會批准晉陞陳納德為美國空軍中將，以表彰其貢獻。

但在美國社會層面，陳納德的知名度相對有限，是被主流遺忘的「他鄉英雄」。他的故事和個人魅力在中國得到了極大的傳頌和尊敬，但在美國本土，他的歷史地位因複雜的政治和軍事背景，更多地被置於學術審視和輿論爭議之中。公眾與輿論對他評價兩極分化。一些公眾認為他是一位正直並深具人道主義精神的「魅力領袖」與「道德楷模」。另一些強烈的批評聲音則認為，他是美國利益的執行者，飛虎隊本質是為高薪而戰的「天價僱傭軍」，後來扮演的角色更接近美國政府利益的「冷戰代理人」。有些研究還認為，陳納德的「高大完美」形象是戰後被建構的，他被過度美化是為美化美國的「系統工程」。

陳納德去世後，蔣介石委託夫人宋美齡代為處理了幾乎所有後事。1958年8月9日，台灣當局在台北為陳納德舉行了高規格追思會，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刊登追悼文，將陳納德尊為「中國之友——飛虎將軍」。國民黨還在台北為陳納德設立了紀念銅像。但隨着政治環境的變遷，近年來台灣當局和社會對陳納德的態度越來越淡化。

大陸對陳納德去世反應極為冷淡，公開報刊當時都未作任何報道。新中國成立後，官方對陳納德的評價經歷了一個從「飛賊」到「飛虎將軍」的戲劇性轉變。因為陳納德在國共內戰中完全站在國民黨一邊，在兩航起義後又幫助國民黨爭奪新中國資產，並勾結美國中央情報局，在美國的亞洲反共冷戰中充當秘密工具，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官方和媒體對其持全面否定態度，甚至將他定性為「飛賊」。隨着中國改革開放，官方對陳納德的評價才開始相對客觀。從政治標籤主導的「妖魔化」，逐漸回歸到全面、客觀、理性的「歷史化」。

近年來，中國官方主要是強調他抗日的歷史功績及所代表的中美合作精神。官方定義他為「與中國軍民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英雄」，是「中美友誼的象徵」「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據報道，習近平主席在多次重要國際場合都曾深情提及飛虎隊和陳納德，強調「中國人民沒有忘記飛虎隊」。習近平主席還曾通過中國駐美大使，向長期致力於傳承飛虎隊精神的陳納德外孫女嘉蘭惠轉達誠摯謝意。中國政府在多個抗戰勝利周年紀念日，邀請包括陳納德之女陳美麗、外孫女嘉蘭惠在內的飛虎隊後代赴北京出席閱兵式和紀念大會。

近些年來，中國各地對飛虎隊歷史的紀念與保護日益重視，修復、建設了許多紀念場所和設施。這些設施主要集中分布在飛虎隊當年活動核心區域的湖南、廣西、雲南三地。湖南芷江飛虎隊紀念館是中國唯一全面反映飛虎隊援華抗戰歷史的專題性紀念館。

●湖南芷江飛虎隊紀念館陳納德塑像　作者供圖

主體展館館藏文物5,000餘件。保留的中美空軍指揮塔舊址，是內地唯一完好保存的二戰空軍指揮塔，還有中美空軍聯隊俱樂部舊址等。廣西桂林的美國飛虎隊桂林遺址公園在桂林秧塘機場舊址，是全球現存唯一的飛虎隊指揮所遺址。2015年開放。保存有山洞指揮所、陳納德將軍觀戰石、飛機掩體等遺址，館內陳列有完成重飛駝峰航線的C-47運輸機。廣西柳州軍事博物園及柳州舊機場遺址，是一座集抗戰文化和國防教育為一體的博覽園。其核心的「舊機場及城防工事群舊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存有飛虎隊營房、指揮塔、軍人俱樂部等11處遺蹟。在飛虎隊誕生地昆明，有昆明飛虎隊紀念館及相關遺蹟，館內通過約2,000件文物系統展示了飛虎隊早期援華歷程。昆明市內還保留有眾多相關的主題大道、紀念碑（如駝峰飛行紀念碑）及歷史建築遺址。各地的紀念館和遺址，不僅是對那段歷史的見證，也成為了中美民間友誼傳承和交流的重要紐帶。

國際上對陳納德的評價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複雜體，非常兩極分化。一方面，他因飛虎隊的「赫赫戰功」被塑造為備受大眾崇拜的二戰傳奇英雄和傑出的空戰戰術家；另一方面他的軍事航空理論備受爭議，最新學術研究對陳納德的傳奇也提出挑戰，認為他在飛虎隊創建中的作用被誇大。陳納德的個人命運、軍事思想與複雜的大國政治交織在一起，共同構成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那位立體、多面的歷史人物。

青青子衿

●李柏熙

家住九龍塘

兒時，家族的聚會日，通常在半山的祖父家裏。每到星期日，父親帶着我和姐姐去聖約翰座堂做完禮拜，再步行十幾分鐘，便來到羅便臣道，祖父家就在英華女學校隔壁。父親常對姐姐說：「加把勁，考到這裏來。」姐姐緊緊地攥着我的手，拚命地搖頭：「弟弟又不能來。我不要。」彷彿是姐弟倆若不能入讀同一間學校便要分開了似的。家族聚會，幾個姑媽、幾個叔伯，帶着一堆表姐堂弟，大家說說笑笑，吃一餐豐盛的晚宴，好不熱鬧。待餐後的水果吃盡，茶亦淡了，便該散去了。祖父會一個一個地問問孩子們的成績。姐姐的成績是最好的，同父親一樣，祖父也問姐姐打算讀哪間中學。姐姐不想違心地說父親期待的那一間，卻也知道如果說了心儀的學校名字，定會有無窮無盡的「為什麼」，於是甜甜地答了三個字：「第八站。」一屋子人哈哈大笑起來。

第八站，這是父親和母親年輕時約會的地方。彼時，第八站是坊間對港鐵九龍塘站的約定俗成。地鐵修正早期系統全線通車時，九龍塘站位於全線中間點，在兩端總站——中環站和觀塘站順序數均為第八個站，至改組為觀塘綫初期，從觀塘站總站起，往油麻地站方向順序數仍為第八個站。大概是有那麼一些年頭，九龍塘時鐘酒店如雨後春筍，就連李小龍的故居都被改建成了看起來就春意盎然的羅曼酒店，所以當區的居民通常以「第八站」代稱九龍塘。父親和母親，一個在港大，一個在中大，每到約會，便折中在九龍塘。大概是歌和老街、森麻實道、律倫街、蘭開夏道這些頗有浪漫主義色彩的名字，給了他們太美好的回憶，父親迎娶母親前，央祖父在九龍塘買了一間單位做婚房。我和姐姐自小在九龍塘長大，習慣了疏朗的街道和住宅間那些粗壯的小葉榕和綽約的鳳凰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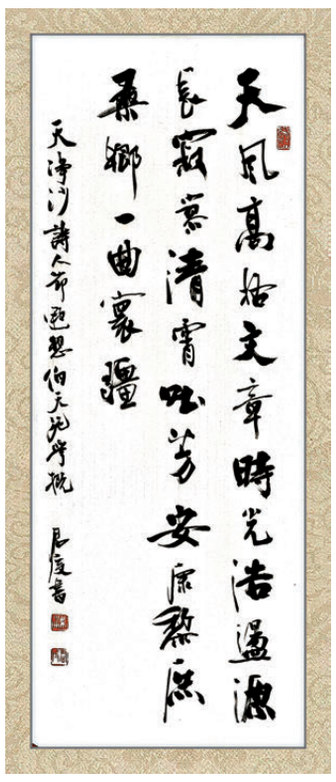
其實，我也不知道姐姐打算讀哪一間中學。直到有一天，姐姐很認真地問我：「你知道九龍塘最特別的一條街是什麼嗎？」我眨眨眼，一下子就猜到了她想讀瑪麗諾修院。家住九龍塘的我們，從小就聽父親講過何東道——附近一帶的街道均以英國郡城命名，唯獨這條街道是以華人的名字來取名。1920年代，九龍塘的住宅區險些因資金問題完不了工，何東出面、積極奔走，終於令九龍塘住宅區順利建成。父親常說，以華人命名的街道往往能讓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感受到，在香港過去百多年的發展過程中，不同年代的華人精英克服困難的精神及在不同領域所作出的貢獻。而瑪麗諾修院正正在何東道上。

如今，姐姐已經大學畢業，進入港鐵工作；而我也選了隨着新中國成立而成立的香島中學——到底是家住九龍塘，我心中溫暖無限。

作者為香島中學學生，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首屆優秀學員，世界兒童攝影大賽金獎獲得者，14歲發表處女作，作品散見於《香港文學》《校園π》等。

詩詞度墨香

●梁君度



天淨沙・詩人節遐想

（中原音韻・江陽）

施學概鞠躬

天風高格文章，時光浩盪源長，寂寥清霄吐芳。安康黎庶，桑鄉一曲寰疆。

丙午端陽 詩人節

2026年6月19日

浮城誌

●羅大佺

二姐

二姐今年69歲，在家裏眾多姊妹中她受的委屈最多，可從不向人訴說。

二姐一天書都沒有讀過。童年時家裏窮，大哥讀完小學四年級就輟學回家勞動掙工分，已到上學年齡的二姐看到哥哥都不讀書了，也就沒有提出上學的要求。照看弟弟妹妹、放牛、割草、做飯，二姐樣樣都做，再大一點就到生產隊勞動掙工分。後來大隊辦起掃盲識字班，二姐去參加了幾天，記得當時還在讀小學的我，還教過二姐識字呢。可是大哥聽說識字班要考試，成績要納入工分計算後，建議父親讓三姐參加，三姐讀過小學，成績會高些。就這樣，二姐再一次錯過了上學的機會，至今都不識字。

二姐在家裏排行並不是老二。那時農村家庭孩子多，男孩女孩分開排。所以二姐的上面不僅有大哥，還有大姐。三年困難時期，村裏一位婦女因養不活孩子，按照當地風俗懇求母親抱養一個孩子給她「押生」。那位婦女是母親當童養媳時的堂弟媳，母親動了惻隱之心。抱養那天婦女是想抱養二姐的，母親覺得二姐還在吃奶，就讓她抱養了大姐。大姐被抱養出去受了一些氣，於是就把氣撒在二姐身上。每當與人談起此事，大姐總是埋怨道：「當年是要抱養她的，結果把我抱養出去了。」其實這件事和二姐有什麼關係呢？她當時又做不了主。

二姐本分老實。小時候大哥去放牛，不小心讓牛兒偷吃了鄰近生產隊的玉米苗，看山的社員發現了，要將牛兒牽到生產隊公房裏扣押起來，賠償了才能放行，可是大哥狡猾，他將套在牛兒頭上的嘴巴籠和繩子取下，蹲在牛肚子下面不出來，看山的社員沒法，只好悻悻離去。等到二姐去看牛又發生此類事情時，牛就被牽去抵押了，加倍賠償糧食後才把牛牽了回來，二姐自然挨了一頓打。還有一次，二姐帶着我去放牛，我們騎在牛背上，我抱住二姐的腰。一位鄉親端着一碗蛋炒飯蹲在田埂上吃，二姐要我別回頭去看，我還是經不住誘惑回頭去看，不慎掉到地上，摔得哇哇大哭。回家後父親拿着小竹棍把二姐打了一頓。至今想起，心裏仍然內疚。

人生路上的這些委屈，絲毫沒有改變二姐勤勞、善良的本性。二姐長大後嫁到外鄉，生了兩個兒女，二姐夫因病去世後，二姐再婚，又生了一個小孩。儘管家庭負擔很重，可她經常回娘家幫幹農活，孝順父母。特別是父母到了晚年，每次去住院看病，二姐總是跑前跑後，陪伴守護。

已經子孫滿堂的二姐，在弟弟心中，您永遠是那個受了委屈從不訴說的鄉村小姑娘。

文化解碼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河西走廊千年的文明交響

我最近又一次飛往敦煌，在空中再次看到縱橫千里綿延不絕的雄偉壯麗山峰，在一種莫名的情緒衝動下寫了這篇文章，解讀此地的歷史變遷。在廣袤的中國西北版圖上，有一條長約千里的狹長通道，如同一條堅韌的絲線或一條優美的琴弦，連接着中國中原腹地與西部的遼闊。這便是河西走廊。在這片被南側祁連山與北側大漠夾峙的土地上，風沙吹過了兩千年，卻從未能遺忘那些在歷史中熠熠生輝的名字。它不僅是一條地理上的天然通道，更是一條由夢想、信仰、貿易、文化交流而交織成的文明之路。

河西走廊有獨屬於自己的史詩故事，那是從一個王朝的夢想開始的。公元前121年，年僅19歲的驃騎將軍霍去病奉漢武帝之命，率軍出隴西，騎兵突進，直指河西。彼時的河西，還是水草豐美的匈奴逐牧之地。隨着漢軍馬蹄聲碎胭脂山下的牧場，「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的悲歌在草原中迴盪，河西走廊正式納入了漢王朝的版圖。

漢武帝在這條走廊上落下了四個決定地緣政治格局的城池——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武威乃是彰顯大漢帝國的武功軍威，震懾西域；張掖意為「張國臂掖，以通西域」，如同展開一條有力的臂膀去打通未知的世界；酒泉因將軍霍去病傾御酒於泉中與將士共飲而得名，至今此地仍流淌着軍人的豪邁；敦煌，則是「敦，大也；煌，盛也」，預示着這裏終將成為一座經濟繁榮文化盛大的都市。「河西四郡」的設立，築起了中原農耕文明融合北方遊牧民族的長廊，也是軍事戰略的重要基地，而張騫鑿空西域的孤勇和堅持，讓東西方從此烽燧相望、驛道通達，中原的絲綢與鐵器開始沿着這條走廊，向着夕陽落下的陽關方向源源不斷地延伸。河西走廊如果僅僅只有刀光劍影，它便不足以成為今天諸多中國文人的精神故鄉。當戰爭的硝煙散去，這條商旅不絕的走廊，迎來了人類歷史上最深刻的一次文化融合——河西走廊引來佛教的東傳、儒道文化的西遷，達成了多元文化的交匯！

公元366年的一天傍晚，一位名叫樂僔的沙門行至敦煌三危山下。夕陽西下時，他忽見對面鳴沙山上金光閃爍，如現萬佛之狀。樂僔心中大震，遂在岩壁上開鑿了第一個石窟。這道金光，啟蒙了莫高窟跨越千年的營造序幕。

順着走廊由西向東，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張掖馬蹄寺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這些開鑿在懸崖峭壁上的石窟，構成了一條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佛教藝術長廊」。

在這裏，印度的犍陀羅藝術、波斯的紋飾、中亞的奔放與中原的儒雅，飄逸融合在一起。莫高窟壁畫上那些飛天，反彈琵琶，羅裙飄曳，不需要翅膀，僅憑幾條綢帶就能在虛空中飛舞出最靈動的姿態。這些在風沙洞窟裏佇立了千年的佛陀與菩薩，用他們悲憫的微笑，引導和撫慰着那些在絲綢之路上經歷九死一生的商旅、使節與僧侶。

官方歷史往往只記錄王侯將相與宏大敘事，但河西走廊的乾燥氣候，卻為我們保留了最珍貴的歷史細節。近年來在敦煌、居延等地出土的數以萬計的漢代簡牘，以及在敦煌研究院裏，在倫敦、巴黎等地妥善保存的南北朝及唐代文獻，向我們展示了那個遙遠中古時代的市井煙火，悲歡離合。那是寫在木片上的戍邊戰士的家書，抱怨着塞外的寒風與粗糲的口糧；那是記錄在紙絹上的民間「放妻書」（離婚協議），寫着「願妻娘子相離之後，重畫蛾眉，選高官之主……一別兩寬，各生歡喜」，流露出令人感動的通達與溫情；更有那些記錄着絲綢之路上粟特商隊往來的契約、寺院裏記賬的流水，一筆一劃，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印記。

孔孟的儒家思想在這片土地上也從未斷流。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戰亂，儒學大家們衣冠南渡。而河西走廊因其相對穩定的局勢，成為了北方學子的避風港。郭瑀、劉昺等大儒在走廊的石洞中聚徒講學，保存了漢魏儒學的火種，史稱「五涼文化」。這顆火種，後來反哺了隋唐兩代的制度與文化建設，功莫大焉。道家智慧也在不斷西出關中函谷關，之後的全真龍門道法傳承至今。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古往今來，多少文人墨客在提及河西走廊與玉門關、陽關時，總帶着一股壯志未酬的蒼涼。但當你真正踏上這片土地，從空中看着祁連山的雪線在湛藍的天空下閃爍，看到綠洲裏連綿的莊稼與挺拔的胡楊，看到遼闊的草原，迷幻的色彩山丘，你感受到的絕非簡單的荒涼，而是一種容納萬物的豐富。祁連山的冰雪融化，在此滋養出萬物的生機，它還用博大的胸襟，接納了儒、釋、道以及來自中亞、西亞的各種文明。

如今，絲綢之路的駝鈴聲已成為文旅休閒，列車的運行取代了古道馬蹄。天空中繁忙的飛機往來穿梭，但這條走廊依然在陽光下靜靜佇立，它依然是一本仍舊沒有書寫好的巨著，每一頁都繼續寫着人類對未知的探索、對自然的崇敬、對信仰的虔誠、對藝術的熱愛！

●作者在飛往敦煌的途中看到縱橫千里綿延不絕的雄偉壯麗山峰。　作者供圖

詩詞偶拾

舊鎮新語

胡　馬

一切渴慕都有另一重倒影
足跡烙上這片土地以前
他就意識到它的存在
「舊鎮，位於維斯特洛大陸西南角
在蜜酒河注入
低語灣與落日之海的入海口處。」
此時，有異乎尋常的信號
以波浪起伏跌宕的律動向他反射
超強颱風不時光顧的港口
歐亞大陸東南邊沿
鋸齒狀海岸有嵌入黑暗的火舌
虛構的錨爪經冷鍛工藝
握持住了沙粒中大陸架虛構的偽足
深淵般的巷子，舌尖無限延伸
時間盡頭，回憶打結
像頭痛欲裂時海神鬈曲的鬚髮
發聲學的每一次波動
早已被藍色航程的波浪線梳理
牯，一個奔跑的漢字
用狂野甩掉了可供犧牲的歷時性
被閉口音切換成液態
像歸航的年輕水手終於上岸了
暈船卻比海上更劇烈，扶着礁石狀碑牆
他對烏雲低吼：酒！酒！酒！